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912

20 April 1976

CHINESE

安全理事会

第一九一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黄华先生

理事国：贝宁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中国)

帕基先生

特拉韦尔先生

桑德斯先生

芬奇先生

金次先生

苏莱曼先生

阿洪德先生

斯塔格先生

达特库先生

森德贝格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默里先生

夏尔先生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帝汶局势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号决议所提的报告(S/12011)。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在以前各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印度尼西亚、葡萄牙、澳大利亚、菲律宾、几内亚比绍、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各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安瓦尔·萨尼先生，葡萄牙代表加尔旺·特莱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澳大利亚代表哈里先生、菲律宾代表扬戈先生、几内亚比绍代表费尔南德斯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马来西亚代表辛格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几内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参加讨论议程上的项目。因此，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邀请莫桑比克和几内亚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我请莫桑比克和几内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莫桑比克代表洛博先生和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莫桑比克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洛博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让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参加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会议的辩论，讨论关于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行径。

黄华大使先生，请接受我最最诚挚的祝贺，祝贺你在本届会期和过去许多次你所主持的会议里的杰出表现。

我们十分欣慰地看到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主持这个特别的辩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反击外国侵略和统治以及争取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的光辉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历史性的典范鼓舞了世界上许多人民为彻底铲除那些为所欲为的侵略者和外国入侵者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而进行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曾以同样的方式英勇地抵抗了日本人的侵略，东帝汶人民今天也在勇敢地同那些也想剥夺他们的自由和国家主权的印度尼西亚的侵略者作英勇的斗争。

因此，我要代表我国人民和政府向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其他理事国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让我国代表团参与这个相当重要的辩论。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是在为争取民族解放同葡萄牙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作了漫长而艰辛的武装斗争之后才诞生的。在我们抵抗葡萄牙法西斯压迫者的岁月里，我们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尤其是同那些同样处于葡萄牙殖民奴役下的人民建立了根深蒂固和友好的关系。

东帝汶的斗士们属于后一类。尽管客观环境十分困难，他们仍然能够为进行其民族解放斗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热切的摧毁在他们的国家里的葡萄牙殖民制度。

在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事业中，帝汶人民和莫桑比克人民锤炼出一种最深厚、长久的战斗友谊。支持帝汶人民继续从事争取自由的斗争，是莫桑比克人民当前的神圣责任，因为东帝汶人民正象莫桑比克人民一样也在好几个世纪之久的葡萄牙统治和剥削期间，遭受了殖民主义和法西斯政权最残酷和不人道的待遇。

东帝汶的苦难今天依然在继续着，这激起了我们对葡萄牙法西斯主义者对我们自己人民所犯的种种暴行的恐怖回忆，我们对这种暴行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去年十二月侵入东帝汶的印度尼西亚部队，又使该国人民遭受着这种痛苦。面对关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其把帝汶再度殖民化的努力中对居民所犯的种种暴行的报告，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不能无动于衷。

从这个辩论中我们得知，大约十分之一的东帝汶国民已经被爪哇军队杀害。

莫桑比克人民从暗无天日的殖民地时代得到的体验告诉我们，一切一切的殖民主义者、剥削者、压迫者和扩张主义的侵略者，为了对被殖民的受害者不断干下罪恶的勾当，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殖民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都是些为所欲为的无耻之徒。它们为了要达到其邪恶的目的，必要的时候，会毫不迟疑的贿赂它们的受害者。为了达到它们的目的，殖民主义者会收买一些丧心病狂的头子们，尽可能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傀儡。此外，殖民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和压迫者的惯用伎俩是，只要一有机会就尽量歪曲事实，混淆视听，从而从中取利。当这些伎俩都失灵的时候，这批邪恶、失去人性的家伙的最后一着就是公开的军事侵略和滥杀抵抗的人民，最终目的在恐吓和威胁它们想要镇压的群众。这是殖民主义政权、法西斯政权和存心扩张的政权，在遭遇到人民的抵抗时所玩弄的一套公式，南非在安哥拉所玩的就是这套公式，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所玩的也是这套公式。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宗事例都发生在前葡属殖民地。这难道仅是一种巧合？甚至更值得玩味的是，就这两宗事例而言，侵略的勾当都是借着在

这些领土内恢复秩序和防止骚乱以及帮助这些前殖民地的人民的名义而干出来的。这些侵略者是不是认为当地人民乐于接受葡萄牙好几个世纪以来奴役他们的殖民统治？如果不是，为什么它们不在葡萄牙统治期间当需要协助的时候去协助这些人民？

这样的政权不仅是行为懦弱，简直就是失掉了理智，随着国际帝国主义的魔笛起舞。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帝汶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东帝汶革命阵线，承担起东帝汶人民未来前途的责任，庄严的宣布了东帝汶的独立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认为，东帝汶革命阵线宣布东帝汶的独立，显然的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壮阔的解放运动的一项杰出成就，并且完全符合联合国一九六〇年十二月通过的历史性的第1514(XV)号决议。因此，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应当得到我们的支持。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是在莫桑比克人民同葡萄牙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胜利的武装斗争之后才诞生的，她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午夜帝汶宣布独立的那一天起就承认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帝汶人民的革命先锋，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采取激烈的重大步骤，宣布独立，因为它认识到支配了东帝汶人民的生活达许多个世纪的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是不会进行最后为他们人民达成民族独立的任何认真、诚实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的。因为不会被准予独立，这样就必须宣布独立，取得独立。不幸，不仅是葡萄牙要阴谋剥夺东帝汶人民的主权，而且各资本主义大国也暗中串通，保持沉默，完全不予支持。印度尼西亚到现在曾经搞过一次宣传活动，诋毁东帝汶革命阵线和恐吓东帝汶人民。它已沿着共同的边界集结了大量的兵力。但是，东帝汶人民却团结起来，支持他们曾英勇地宣布独立的先锋党——东帝汶革命阵线。

东帝汶人民在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下达成独立，是葡萄牙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外国统治以及东帝汶人民抵抗这种统治的一段长期历史的最高潮。在本世纪早期，一位民族主义斗士，德博阿文图拉，曾领导和鼓舞东帝汶的抵抗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帝汶人民曾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过英勇的斗争。

只有东帝汶革命阵线才享有东帝汶人民的支持。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自从成立以来就一直能明确表明和致力于东帝汶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和最深挚的愿望。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在独立的时候，是一个曾饱受法西斯主义者的劫掠和殖民主义者的蹂躏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学校、医院和发展所需的基本经济资料的民族。但是，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人民指望可以从东帝汶人民的过去、从他们英勇抵抗和战胜殖民主义的政治遗毒的历史中得到启发和鼓舞，以建设一个新帝汶。一个新帝汶必须在从无到有中建设起来，并且在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下，以一种在世界那个地区带来和平的方式打下为该国的发展和人民的进步所必需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但是，尽管东帝汶人民所面临的任務是这样的的重要和艰巨，他们却未能把他们的精力集中地用到国家的重建工作上面。甚至到了独立的前夕，还有人开始操纵搞鬼，给东帝汶人民造成了各种困难。一些无足轻重的、骄狂的政治团体组成了，以便外来力量得以继续支配东帝汶。其中的一个政治团体叫做帝汶民协，是由一小撮被收买的人组成的；另一个叫做帝汶民盟，是一小伙大地主，也就是所谓的反共运动。就象它的名字一样，帝汶民盟只不过是一批被国际帝国主义豢养的不负责任的流氓而已。有时候，这些反革命份子和反动的葡萄牙势力串通勾结，炮制一种被认为是代表东帝汶人民愿意继续受葡萄牙殖民奴役的立场；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家伙都一一受到东帝汶人民自己的谴责。这些反革命份子发现他们不再受到欢迎，便离开了东帝汶去投靠他们在印度尼西亚边界那边的主子去了。

其后不久，印度尼西亚法西斯主义者就卷入了这场纠纷，它们认识到，如果要控制东帝汶的话，除了公开的入侵这个年青的共和国之外别无他途。所以，他们就以巨大的军事力量对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发动了攻击，并且叫它们的政治傀儡跟在身

边，它们不久就指使这些傀儡组成了一个所谓的“东帝汶临时政府”。许多国家对于这种纳粹式的侵略公开地表示痛惜，并且要求印度尼西亚立即无条件的撤出其所有部队。联合国本身对于这个问题就曾在安理会采取过强硬的立场。

但是，印度尼西亚依然故我，拒绝尊重本组织《宪章》的最基本原则以及安理会所通过的第384(1975)号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不拖延地从东帝汶撤出其一切部队。印度尼西亚政府蔑视了联合国通过安理会提出的有关帝汶事件的每一项建议。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出现在这间会议厅，等于是向国际社会在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挑战。这种行为不仅是对东帝汶自由斗士的侮辱也是对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侮辱。

从我们同葡萄牙殖民主义进行武装斗争时起到目前展开我们国家的重建工作为止，莫桑比克人民对安全理事会的公正态度和适当解决它所审议的各种问题的能力，一直怀有高度的信心。我国代表团由令人难忘的过去得到鼓舞，从而对安理会深具信心，安理会大多数的理事国，为了自己的独立有时手里拿着武器，英勇地同殖民强权搏斗，有时则同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搏斗，此外，也曾参与协助其他各国人民进行战斗，协助这些人民自己从上述的反动势力之下解放出来。

我国代表团无时无刻不记着这种精神，因此深信安全理事会里头绝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背离安理会崇高而庄严的历史现实，而把安理会所代表的人民同印度尼西亚的法西斯主义、扩张主义政权对东帝汶人民犯下的罪恶的、反动的和不负责的侵略行径联在一起。

反之，如果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不要看到发生一波接一波的侵略战争和其他象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政权为进一步并吞小国所制造的遁辞，就应该很严肃的对待当前的这宗案件，应该寻求正确而妥当的解决办法，这样，企图剥削或并吞其弱小邻邦的国家才可以认清国际社会将透过联合国采取行动，决不允许进行这种侵略。

安全理事会应采取一切必要而适切的措施向全世界保证，将尽力和彻底的调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在这里所报告的这种戏剧性事件和种种野蛮行径并加以制止，保

证印度尼西亚部队滚回到它们所属的地方，从而让东帝汶人民象印度尼西亚曾有机会做它所要做的一样，单种、自由的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前途。

安理会应再次谴责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此外，也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巩固东帝汶人民的独立和保证尊重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就在上个月，我曾有一次机会代表我国人民和政府发言，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讨论完毕时，安理会通过了一项谴责这种侵略行为的决议。

我国代表团深信，安全理事会这次将会再度知道怎样通过采取正确的措施，来迫使不得人心的印度尼西亚政权约束其傀儡，迫使它从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撤出其一切部队，迫使它尊重这个年青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和使和平与自由在东帝汶开出灿烂的花朵来表达全人类最深厚的感情。

主席：谢谢莫桑比克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几内亚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卡马拉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让我首先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四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祝贺。

我们现在讨论的帝汶局势，由于其严重性，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这是因为好几个月都过去了，可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第384(1975)号决议，还没有充分执行。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执行了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5和第6段，在向他致敬的同时，我们代表团很遗憾地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并没有听从我们的呼吁。

的确，有人用了一个掩人耳目的巧计，把印度尼西亚占领军说成是志愿军，以避过一项要求他们立即撤军的决定中的规定。印度尼西亚逾越其一切权利，支持一个冒牌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实际上不能代表任何人。

东帝汶革命阵线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宣告帝汶独立。为了制造混乱，该国的反动派于十二月十八日宣布成立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自己就不能成其为政府，因为它实际上要求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合并。

我们曾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发言中，要印度尼西亚的领导注意，如果他们不遵照万隆会议的神圣原则的话，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我们都知道那次会议是所有一九五五年以来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一项准则。自决和独立是最受称赞的概念，是进步的和战斗的印度尼西亚的核心，赢得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赞扬。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基本错误，是辜负了我们对它所寄托的这份信心。我们当初深信，作为一个非殖民化的斗士，它会给予一切必要的援助，使帝汶能摆脱可耻的葡萄牙殖民枷锁。

可是它不以拯救者的身份介入，却以帝国主义者的执行代办的身份介入。如果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东帝汶革命阵线绝不可能抵抗印度尼西亚的侵略。从一篇由罗伯特·阿尔斯执笔，刊登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一日的《外交世界》上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东帝汶革命阵线在东帝汶设立的组织规模有多大：

“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政治纲领很简单：独立，自由选举以及一个基于村庄合作的新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东帝汶革命阵线从开始创立以来，就派战斗

员进入村庄。这个运动的成员人数从一九七四年九月初的一千人在一个月之内增至八万人。”

“教育是增强人民政治意识的一个途径。东帝汶革命阵线在村庄里用稻草粘土以及一切就手的材料来盖自己的学校。男男女女都进了初级班。合作社组成了，路也建了，土地也开垦了。”

帝汶民主共和国外交和新闻部长奥尔塔先生，在他杰出的声明中，又一次阐述了促成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号决议的事件。这项清楚的声明无可怀疑地揭露所谓东帝汶革命阵线犯下了罪行的说法，完全是谎言。

管理国依照第384(1975)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3段，应同联合国充分合作，使帝汶人民能够自由地行使其自决权利，也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葡萄牙代表在辩论中的声明，强烈控告印度尼西亚是侵略者。帝汶问题一方面是军事战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利益的问题。

这个地区有了一个民主，因此也是进步的共和国存在，使得在那儿不计代价不择手段来压制人民的帝国主义者，觉得碍手碍脚。不幸地，印度尼西亚却由于接受反动国家的援助而走上了歧路，这些反动国家认为帝汶人民的共和国是对该地区和平的威胁。

此外，在帝汶的探油工作，特别是近岸的探油工作证明了该地区确有“黑金”存在。根据一九七五年三月的《石油经济学家》杂志，石油和天然气的展望都很好。如果帝汶成为印度尼西亚的，那么势力极大的印度尼西亚国营石油公司——印尼石油公司就能够染指所有那些富源。这说明了帝国主义者急于分裂帝汶人民的凶残面貌。

几内亚党国代表团鉴于我们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长远的传统友谊，一再呼吁雅加达政府停止玷污万隆的英雄美名，停止表演帝国主义者的把戏，因为帝国主义者是不关心人民的，当它同人民的意志对抗时，必定会遭受挫败。

我国代表团鼓励葡萄牙政府面对过去，彻底改弦更张，并要求它尽一切努力，保证经过五百年殖民统治的帝汶人民得到真正的独立。我们坚决相信，安全理事会将能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保证帝汶人民在其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能够在和平与进步中巩固其福利。

我国代表团要求所有国家尊重东帝汶领土的完整，也尊重其人民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我们强烈敦促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无条件撤军，并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派遣一个特派团到帝汶，以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最后，我们请求所有邻邦和各有关方面同联合国充分合作，以使东帝汶问题达成和平解决。在这个对抗非正义行为的艰难考验的时刻，帝汶人民值得我们寄予一切同情。几内亚党国代表团重申同帝汶人民的彻底战斗团结。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葡萄牙的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加尔旺·特莱斯先生（葡萄牙）：安理会关于帝汶问题的辩论正继续进行下去，给人的印象是，有些发言的目的似乎不在真正解决问题，而是发言的人要借此替他们自己辩护。这种辩护实际上是过分主观的，甚至是挑衅的，但总是反映出深刻的矛盾和困难。

葡萄牙代表团在其第一次发言中作出了切合实际而富建设性的努力。它没有攻击冲突的任何一方。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不谴责印度尼西亚出兵东帝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份报告已经证实了印度尼西亚的出兵帝汶，安全理事会本身也承认这个事实。这也不表示我们可以不提醒国际社会注意该领土居民所遭遇的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这些问题对我自己的国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葡萄牙代表团对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居然在发言中指控我国，深感遗憾。我们感到遗憾，主要是由于下列三个理由：第一，因为这些指责不公正；第二，因为它们和安全理事会目前审议的问题无关，第三，因为它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葡萄牙代表团丝毫无意不必要地拖长这次辩论，也不想转移安理会对正在审议的严重迫切问题的注意。然而，对于辩论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的某些方面，我们想要做几点澄清。但我们这样做时仍将保持我们的承诺采取现实、建设性、客观而冷静的态度。

葡萄牙从一开始推行非殖民化过程起，就遵守同样的原则，不论对那一块领土都是如此。同某些人在此地的断言相反，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帝汶以及帝汶人民行使其自决与独立的权利。

葡萄牙一向认为，以何种政治形式来独立应由每个领土的人民自行决定；这就是说，应由人民来决定他们要的是哪一种社会，哪一种政府，政府有哪些机构、政府应如何组成等等。

葡萄牙从未强迫推行任何一种社会或政府的模型，也从未输出这样的模型。始终都是由每一块领土上的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来决定这块领土的未来。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过程是由一场正义的解放战争开始。实际上，几内亚比绍就是如此。在那儿，经过为时若干年的斗争之后，几内亚比绍人民的合法代表——几佛非独立党最后成立了一个独立国。同样地，在莫桑比克，真正代表该国人民的解放运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赢得了独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土上，都有一个得到联合国或非洲统一组织的国际承认的解放运动，作为当地人民的代表。

在所有这些例子里，葡萄牙仅是接受，经由进行斗争反抗殖民现状的解放运动所表达的人民的意志。

然而在安哥拉和帝汶，局势完全不同，不仅因为当地局势和其他殖民地有差别，而且也因为这两个领土内部各有分歧。

事实上，安哥拉有三个解放运动，都得到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承认。

葡萄牙决定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倾听三个不同的观点来决定应该经由什么过程以达成自决。这是导致阿尔沃尔协定的原因。尽管后来发生许多问题，我国一直遵守这个协定。

当葡萄牙公开承认殖民地的自决权利时，帝汶甚至连一个解放运动都没有。现在正为他们唯一合法代表帝汶人民的地位而大声疾呼的政党都是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后才成立的。——也就是，葡萄牙革命后才成立的。葡萄牙决心忠实地遵守它真心采纳的非殖民化原则，和该领土上的所有政治势力进行会谈。我们这样做是要使得帝汶人民的自决行动能够按照其合法代表的意志来实现。葡萄牙政府邀请当时存在的各个政党聚在一起进行对话，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因此而有澳门会议的召开，但东帝汶革命阵线却无故缺席。后来，在导致安全理事会召开这些会议的事件发生之前，安理会也看到了我国政府再度紧急地会同帝汶所有的政党来进行非殖民化过程。但这次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又不感兴趣，这又阻碍了我们的努力。同时，不同的政治势力开始互相战斗。它们应对第384(1975)号决议所承认的该领土的现状负责。现在的局势使得帝汶人民不能自由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

考虑到领土的真正情况，葡萄牙能作什么呢？除了它从前所作的对战争中的各派，保持中立之外什么也不能作。我们拒绝采取任何单方面的态度，我们也拒绝承认外国干涉合法。因此，当东帝汶革命阵线控制了首都的时候，葡萄牙政府并不承认这个政党所组的政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于所谓东帝汶临时政府持同样的立场。总的说来，这也是各方面都攻击我们的缘故；我们受到攻击，因为我国政府保持了完全不偏不倚的立场，事实上，这也就是联合国本身的立场，因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都不承认任何政党有排除其他政党，单独代表帝汶人民发言的合法权利。老实说，在非殖民化的现阶段，实在不可能把刚才所作的发言——关于该领土是否应并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问题，或关于帝汶人民的合法代表的问题——想成是帝汶人民已经作出了真正的抉择。

所谓葡萄牙供应武器给东帝汶革命阵线的说法也不是事实，葡萄牙从未作过这种事。事情是这样的。在冲突的一个阶段，地方部队决定帮着一边打仗，所以就带了些武器走。葡萄牙政府及驻在领土上已大量减少了的葡军分遣部队从未放弃他们

中立的立场。很显然，如果他们曾在任何时刻放弃了中立的立场，帝汶的暴乱一定会增加，国际和平与安全也必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但我国政府深知责任重大，所以不愿介入冲突。我们不支持斗争中的任何一方。正因如此，我们才向安全理事会求助，敦促联合国保证帝汶人民能够自由地达到自决。

葡萄牙并不希望以东帝汶的管理当局自居。葡萄牙政府不认为这个地位是一种权利，而认为是一个重大的责任，一个我们不想通过片面行动而放弃的责任。我们希望在与联合国密切合作的情况下，负起这个责任，只要国际社会保证必要的条件，我们愿意尽力这么做。只要我们仍然行使这些职责，我国政府就要坚决接纳帝汶人民以符合葡萄牙非殖民化的原则与联合国的一般政策的方式行使自决权。我国欢迎任何可能帮助帝汶实现正当的非殖民化的解决办法。我们甚至愿意考虑有关我们现在所发挥的作用的建议。在这种情形下，葡萄牙的立场不能被人用来当做已犯下的过错或第三者野心的借口。大家必须各自负责。

不管我刚才说了什么，没有人能否认葡萄牙政府有权对帝汶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心——不只是因为该领土上的人民曾经是凶恶罪行的牺牲者，而且也因为许多葡萄牙国民在那儿遭受困苦，隔离和失去自由。

我国代表团希望再度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第384(1975)号决议已经通过了将近四个月了，我国政府仍然不能获得任何关于葡萄牙公民在帝汶的情况的消息。我们甚至不能从国际红十字会得到这个消息，因为这个机构还未获准在该领土进行人道主义活动。因此，葡萄牙自然应该关心无故被扣留在帝汶的二十三名葡萄牙军人的情况。不论是军事的或非军事的指控都不能加在他们身上，因为作为葡军的一部分，他们仅是执行他们的军事任务。因此我国政府认为他们被拘留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坚决反对他们被人用来作为政治武器。

葡萄牙在不放弃其原则或责任的情况下，已经尽力而为，也将继续尽力而为，以使他们获得立即无条件释放。最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正在危险之中，除非一个政府或国家希望自已受到国际社会最严厉的谴责，否则任何政府或国家都不能忽视这些人道主义的考虑。

芬奇先生（意大利）：去年十二月安理会开会讨论东帝汶问题时，理事国一般同意我们对于当地情况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不足以使本机构按照《宪章》赋予的责任，采取适当的行动。因此，我们请秘书长任命一个特别代表，从事与有关各方接触的任务，并向秘书长报告他调查事实的工作结果。在执行任务时，秘书长的代表同时也估量了现有的和平调解东帝汶各政党间分歧的可能性——那些分歧是东帝汶冲突的根源，到目前为止，使得领土人民无法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我认为当我们于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第384(1975)号决议时，这是我们大家心里的主要目标；目前也还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特别代表维托里奥·温斯匹尔·圭恰迪先生，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完成了他的任务，向秘书长提交了报告。这份载于三月十二日S/12011号文件中的报告，给了我们一个关于领土局势的初步印象，使我们对有关政府和有关各方各自的立场有了一些认识并提供了一个结论使安理会可以用来作为决定下一步骤的有用的一般指导原则。我要借此机会祝贺向特别代表和他的助手所作的杰出工作，并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审议所作的宝贵贡献。

有关各方在与特别代表接触时，都表现了开诚布公的态度，在他出差期间访问过的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与他合作无间，对此，我也要表达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在这方面，我要特别提到葡萄牙当局为特别代表安排通信和交通工具所作的努力，要到达东帝汶的某些地区并完成他对该领土通盘局势的评价，他必定须要这些便利措施。尽管由于存在于该地的无法克服的困难，部分视察没有实现，我们仍乐意见到葡萄牙政府不愿规避它余下的责任，愿意继续直接参与安理会所采取的让东帝汶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利的行动。我们乐意见到这个事实，因为正如我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安理会第一八六九次会议上发言时所说的，我们深信为了保证领土从殖民地状态到未来政治与社会秩序之间司法的持续性，葡萄牙参与过渡的过程是有必要的。

从特别代表的报告已可清楚看出，帝汶目前的局势肯定不单纯，安理会的任务

也不容易。实际上，各政党代表关于一方或他方可怕的牺牲人数的仍然分歧的意见甚至相互的指控，并不能使我们在温斯匹尔·圭恰迪先生的客观报告之外，对整个局势，获得更多的了解。然而在冲突立场的表面下，我们觉察出一些有希望的共同点。不论这些共同点是多么“薄弱”——用特别代表在他的报告（S/12011，附件第44段）结尾的话说——为了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加速达成问题的和平解决，我们有责任在这些“共同点”基础上工作。所有各方为便利他完成任务而给予温斯匹尔·圭恰迪先生的合作，是支持我们的希望的理由之一。在我看来，另一个理由就是有关各国政府和有关各方都毫无例外地继续参加我们的会议。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迹象，这表示他们都承认安理会在达成问题的和平解决上，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也表示他们和我们同样希望我们的决定将朝着那个方向迈进一步。

上述的一切，如果可能的话，都增加了我们对于东帝汶六十万居民的责任感，正如我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发言中所指出的，我们有责任建立必要条件，好让他们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意大利政府认为，坚持《宪章》的一个基本原则，并尊重其普遍性是安理会所面临的问题获得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许多代表团在所有我们关于这个项目的会议——包括今天的会议——上所表示的观点：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该领土是东帝汶局势正常化及其人民自由行使自决权的必要条件。我们赞赏印度尼西亚代表向安理会所作的已经开始撤军的保证，我们也坚决敦促彻底完成这个过程。

另一方面，特别代表在报告中所下的结论，给我们很好的印象——就是说，有关各方原则上同意，任何关于解决问题的协议都应提交给东帝汶人民并得到他们的同意。事实上，正如特别代表所指出的，关于谁应参与可能产生解决办法的谈判过程以及如何取得人民的同意，大家的意见很分歧。我们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只能是试图调和这些看来是根源于个人情感以及对问题的各种不同处理办法而产生的差别。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面面俱到，使各方面都同安理会合作，来处理问



题的实质方面。这样的行动要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显然就是所有各方即使不是自始至终参与整个谈判过程，也都应参与谈判的某个阶段；同他们之中任何一方以及同任何有关国家失去联系，都可能严重损害我们设想的过程的最后结果。

因此我们赞成秘书长的看法，既然现在已经确定具有可能解决办法的一些基本因素，安理会应鼓励特别代表同有关各方进一步接触。这些接触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要把各方聚在一起，在安理会规定的一些基本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这些指导原则可以是：所有各方都应保证在谈判期间避免使用武装暴力；它们应抱着达成和平解决的诚意来参加谈判；这样的解决办法无论如何应取决于东帝汶人民的同意，他们的自决权利不能够也不应该受到任何不经他们直接参与的谈判所获致的解决办法的危害。

我们深深希望安理会将朝着这个方向行动，也希望各方都同意这样的一个行动路线。事实上，我们认为这是敌对各方获致和解的唯一途径，也是建立条件，使东帝汶人民得以生活在一个正常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中重建他们破碎的经济的唯一途径。

主席：按照与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的结果，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继续审议帝汶局势。

下午五时十分散会。